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

之後少好學工書擢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
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
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無君爲人作牋刺傳
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
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
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
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
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
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
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

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
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
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初太祖常侍
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
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
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
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
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
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
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

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
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
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
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
用官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
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
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
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
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聞其端太祖
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

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
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
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
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
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
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
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朋友珪立以
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
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

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忌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獵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瓖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

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
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

李唐賓附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
爲盜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
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
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
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
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
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

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遂安師儒
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
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
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
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
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
曰偏將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
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
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
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胥等宗權由此
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
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
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
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
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
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
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

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

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
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
中治館廐以待唐賓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
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
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
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
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
其事而圖之旣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
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
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

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
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
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
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
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
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
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
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

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郝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撤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

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
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
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
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
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
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
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
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
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

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
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敗降
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
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鏖偏將張延壽從旁擊
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
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
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洎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
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